



短篇小說

何致和

民國五十六年生

文化大學英文系畢業

現職

(漢聲出版)社編輯

# 家書

短篇小說組佳作 何致和

午後三點左右，山上起了濃霧。溼漉漉的霧自山後飄來，緩緩爬上山頭，沿著小溪，從山谷的缺口闖了進來。白霧漫過山腰上的松樹，漫過山坡上初綻放的櫻花，輕輕沈降到谷底，迷茫地蓋住了溪旁一排破舊的農舍。

一扇木門開了，一個老頭兒推著一輛老爺腳踏車出來，停在門前的空地上。然後又走進屋內，來回搬出一些東西，放在腳踏車的貨架上。

這個老頭兒不大，背已微駝，大概六十出頭歲數。鄰居和認得他的人都知道喊他老李，卻不曉得他一個人在這山谷過了多少秋冬。

山上的櫻樹在一夕間，像著了火似的，開滿淺紅色的花朵。櫻花小巧成群開放著，遠遠望去，像一張張燃燒中的火傘，在這個乍暖還寒的季節裏，迸出旺盛的生命力。

冬天尚未過去，它重整殘兵敗將，狠狠發動最後一波攻勢。寒流凍落不少紅透的楓葉，冷得教人直打哆嗦。老李來回搬了幾趟，微喘著。呼出的空氣瞬間結成白霧，飄散空中，和雲霧混成一體，沈靜在山谷裡。他看了漫天大霧一眼，又走進屋內，披了一件厚重的皮夾克，戴了頂毛線帽出來。這件夾克本來是咖啡色的，但經年累月下來，整件皮衣都磨白了。不過穿在老李身上倒不覺突兀，恰如他的腳踏車和他身後的農舍般，十分符合他的年紀。

老李爬上腳踏車，踩著踏板越過溪上的小橋，上了斜坡。腳踏車前進了十幾公尺便上不去了。他下了車，緊握車把，雙腳蹬地使勁往上推。連下兩天的雨乍停，路上滿是溼軟的爛泥，他雙腳陷入泥中，膠鞋染成了黃色，褲管也賤上

點點泥斑。貨物的重量使得車輪深陷泥中，在小路上拖出一道長痕。

他費了一番功夫，才把車子推上坡頂的大路旁。這條大路通往山上，不時有汽車呼嘯而過。他踢下車架，立起腳踏車，整個人倒坐在路旁的一棵櫻樹下休息。這棵櫻樹有兩層樓高，樹幹筆直朝天指著，枝桠上結滿了初發的花蕾。他喘著氣，瞥見了樹上的櫻花。一隻粉蝶從花間飛來，在他頭上盤旋一陣後，倏然消失霧中。和往年一樣，他總是忘了注意櫻樹何時結滿花苞，總要等到滿山的櫻花都開過了之後，才曉得春天又要來了。

他看著櫻花，悅愉的情緒緩緩升了起來。霧中的山谷一片朦朧，但小溪潺潺的流水聲卻清楚可聞。這個聲音不像來自谷底，而像來自遠處的深林。老李在櫻花樹下閉上眼睛，讓不絕的水聲在耳內流動，沈靜在自然的天籟中。這是他的嗜好，他慣於聆聽遠處的聲音，尤其是在夜闌人靜，過去的記憶如夢魘般出現之時。

他在櫻樹下休息了好一陣子，睜開眼睛看見面前的腳踏車，才猛然想起自己的目的地尚未到達。他起身走到車旁，想騎上車走時，忽然感覺自己好像把什麼東西忘在家裏。

他檢視腳踏車後座貨架。鐵製的貨架上釘著一個有兩個抽屜的小木桌，桌面鋪有鋁皮，上頭擱著一個燒得焦黑的爐子，爐子上有一根門字型的鐵條，幾串未烤的香腸沈甸甸地垂著。貨架下有幾根掛鉤，掛鉤上吊著兩個洗衣粉袋，裡面塞滿了雜亂的物品。

老李拉開抽屜。裏頭只有一個裝著鏤幣的舊便當盒，以及一包壓扁的香煙。他打開一個洗衣粉袋，把裏面的東西一樣樣拿出來擺在地上，一樣樣地翻檢，卻想不起來到底忘了什麼。於是索性拿起另一個袋子，一古腦地全倒在地上。一個有缺口的陶碗、一包木炭、一台手搖式鼓風爐、大蒜、烤肉刷、圍兜、火種、醬油瓶、粗線手套、火柴、竹籤、毛巾……大大小小的東西雜亂橫陳在地上，使得櫻樹下頓時熱鬧了起來。

老李站在這些東西之間，雙臂交叉環抱胸前，一隻手托住了下額，但仍想不出自己到底忘了帶什麼。他看著地上的物品，一樣樣聯想著，試著想出自己所遺忘的東西，但仍然沒有結果。他冥冥中感到這個東西十分重要，而且十分熟悉，但就是想不起來。

他努力想著，想到頭皮整個發了麻。他伸手騷著癢，但由於毛線帽的阻隔，使他一直抓不到癢處。於是索性摘下帽子，張開五指在灰白的短髮間狠抓著。猛抓一陣之後，才長長吁了口氣，滿意地笑了笑，壓根忘了要找東西這回事。天上開始飄下細細雨絲，幾顆雨滴落在他臉上，他才警覺起來。他已經在此耽擱太久了。他匆匆把地上的東西塞進袋內後，從胸前皮衣的口袋中掏出一只斷了錶帶的手錶。三點五十分，離山上學校下課的時間還有一個小時。

他把手錶放回懷中，無意間觸及另一邊的口袋。口袋中發出紙張的磨擦擠壓聲。他的臉色頓時沈了下來。

他把帽子戴正，抹去臉上的雨水，跨上腳踏車，向山上騎去。

層層的霧如簾幕般，擋住去路。寒風夾著雨水迎面而來，像千百根針扎進他臉上的皮膚，他感到一陣痛楚，整個臉痛苦地皺成一團。他半眯著眼睛，弓著身向前傾，用力踩著車子。遇到坡度太陡時，便下車推上一段，如此半推半騎地緩緩向山上騎去。

一輛轎車按著喇叭從後面急駛而來。他握著車把，讓到路邊。轎車濺著水花從他旁邊過去了，車內的人好奇地看了老李一眼。納悶在這樣的天氣，竟然會有個老頭兒騎腳踏車上山。

對老李而言，上山除了做生意外，好像有別的意義，只是他說不上來。以往他一天要趕多處人多的地方做生意，但是最近幾年就不肯下山了，只在下午的時候到山上的學校外面擺攤。他知道自己並不是爲了賺錢而上山做生意，因爲他根本不需要賣香腸的錢來糊口，他無家無累，一個人光靠政府半年一次的關餉便足以維持生活了。以前他還拼命賺錢，但是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了。無論如何，上山做生意對他而言，似乎已成了一種習慣。雨才下了兩天，他等不及雨停，便急著上山，似乎有一種魔力吸引著他似的。

越接近山上，越可處處看到盛開中的櫻花。隨著高度變化，在山腰上還只是一、兩株點綴山林的櫻花，到山上已成一片花海。一棵棵相連的櫻花綻放著嬌豔的花朵，讓上山的人一個個體驗到一種屬於春天的驚豔。

山上的天氣時晴時陰，反覆無常。當老李踩著腳踏車到山上時，霧已散去不少，雨也停了。這裏是一所大學的所在地，靠著這裏爲數不少的學生，山上開了許多商店，形成了一個自給自足的山城。

老李把腳踏車停在公車站旁的空地上，從洗衣粉袋內掏出一條毛巾，揩去臉上的水珠。車站上等公車下山的人不多，只有幾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，而對街開往後山公園的站牌下則一個人也沒有。地上仍濕漉漉的，路面的積水匯成一條條的小小河流，流向路旁的陰溝。老李望了對街的站牌一眼，把綁在車上的陽傘解下撐開，傘柄插在地上，用幾條繩子穿過傘骨，綁在腳踏車旁的電線桿上，以防山風掀了陽傘。

不等他把傘綁好，空地上五、六個排班載客的計程車司機便圍了上來。

「老李，西叭喇！」

一個司機露著一嘴金牙笑著說。他留著蓬鬆的卷髮，皮膚黝黑，體型相當壯碩。這幾個司機都是老李攤子上的常客，他們圍在攤子旁，七嘴八舌地用台語夾雜著國語談笑著。

「老李，怎麼不多休息兩天，等天氣好點再上來做生意？」一個矮個子司機說。他嚼著檳榔，滿口台灣國語，腔調聽來十分有趣。

「別裝了，這兩天你不是一直抱怨：賣香腸的爲什麼不來。不是嗎？」他身後的一個胖司機說，還輕輕地搥了那個矮子一拳。

「我看他是一天不玩骰子，就整天不爽快啦！」那個滿嘴金牙的司機說。一群人被他的話逗得笑了起來。

老李正點著火種，搖著鼓風爐，一邊忙著升起炭火，一邊微笑著聽司機們的談笑。但是那個金牙司機的話閃進他耳裏，使他突然想到他今天忘了帶的東西。這個東西是他做生意必備的傢伙——骰子。他把鐵鉗交到胖司機手中，要他幫忙翻動烤架上的香腸，然後便匆匆越過馬路，到對街的雜貨店買一副新的骰子。

這不是他第一次忘了帶東西，家裏已經有好幾副新舊骰子，許多做生意要用到的東西因爲他的健忘，幾乎全重買過。他的健忘算是個老毛病了，從年輕時就經常粗心大意，忘東忘西。追溯當年，他倉惶從大陸過來時，父母妻女的照

片竟一張也沒有帶出來。幾十年來，這件事在他內心造成了相當大的創痛，每次的健忘都會讓他想到，他因而十分害怕任何一次的健忘。但無奈的是，他做不到。

他走進雜貨店。坐在收銀機旁的老闆戴著老花眼鏡，埋頭看報，門上的風鈴噹了一聲，才使他慢條斯理抬起頭。

「老鄉，要啥？」店老闆摘下了老花眼鏡說。他的年紀和老李相當，微禿，說話的聲音低沉而豪爽。他和老李同鄉，但過去在部隊中因單位不同而互不相識，直到退休住到山上，兩人才因同鄉和地緣的關係結為好友。

老李指了指玻璃櫃中的骰子，摸了一個十元硬幣放在老闆攤開的報紙上。

「幾天不見，你還是一樣糊塗。」他打開玻璃櫃，取出骰子放在桌上，把銅板丟進錢筒。

「對了，你和老家聯絡上了嗎？不是我說你，你做事老拖三拉四的，別人都回去好幾次了，你搞到最近才托人帶信，真是：：」

老李把骰子抓在手中，微微笑了笑，轉身逕自出了店門。

事實上，不只是這個店老闆，老李的一些朋友老早就勸他寫信回去了。但是他也不明白自己拖些什麼。

老李站在路旁，左顧右盼了一下，才小心翼翼地過了馬路。

他的香腸攤上已飄出香味，粗肥多油的香腸在炭火上嗤嗤叫著。在火爐上烘手取暖的司機們早已等得不耐煩了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躍躍欲試。

老李取出陶碗，將四顆骰子隨手往碗內一丟。骰子撞著碗壁，發出清脆的聲音，在碗底跳動著還未停穩，便被一雙大手抓了起來。

「老李，好了吧？」金牙司機問，雙手不停地搓揉著骰子。

老李微微點點頭，從抽屜取出裝著鏢幣的便當盒放在攤上，然後拿起鉗子，把烤熟的香腸移到炭火較弱處。

金牙司機捲起衣袖，露出毛茸茸的手臂，以一個誇大的動作把骰子仍進碗中。「西叭喇！」他大喊。

骰子跳動了幾下，四個點數翻開了。兩個五點，一個三點，最後一個是兩點。

「操！」他狠狠向地上吐了一口檳榔汁。旁邊的司機們一陣哄笑。

老李順手撈起骰子，一提碗口便放了下去，左手翻香腸的動作沒有停過。碗底的骰子翻出兩個一點，一個六點和三點。

他從便當盒內取出一個鏢幣，放在攤上靠自己這邊。一輛從山下上來的公車在對街停下，車上的乘客一個個魚貫下車。老李翻動香腸，眼睛一直注視著對街。第一個下車的是個小女孩，背著書包，一下車便快步跑進巷子。在她後面的是兩個老太婆，一個提著公事包的公務員，幾個學生模樣的青年和一個裝扮入時的女郎。

「該你了，老李。」

他瞄了碗中的骰子一眼，點數合起來是十點。他漫不經心地把骰子擲下，骰子在碗中碰撞幾下，停下來翻出四個紅色一點。他再把一個鏢幣放在自己這邊。

車上的乘客下車後向四方散去，直到最後一個老頭兒下了車，公車才冒出一股黑煙，揚長而去。他掏出手錶看了一下，四點三十五分。平常這個時間站牌上已有不少等車下山的人，但今天倒有點反常，站牌那裏只有寥寥幾人。

金牙司機那裏只有兩個銀幣，但老李面前已攔了一堆。他拿起骰子，忿忿不平地直啣咕著：「真衰！」

「是老李厲害，」矮個兒司機笑著說，拍了他的背一把。「輸夠了沒，換人玩了。」

金牙轉身瞪了矮個兒一眼「不要拍我的背！拍背會衰你知道嗎？」他回頭吼道，隨即轉過來說：「全押！」

這次他把碗整個拿起來，用手擦了一下碗底，吹了一口氣，搓了搓手，表情嚴肅地丟下骰子。

四顆骰子跳動了幾下後，有三個已經停住了。兩個六點和一個兩點。剩下一個還在碗底不停地旋轉著。

「西叭喇！」圍觀的一起大聲喊著。

旋轉中的骰子停下來了，一點。眾人發出一陣爆笑。

老李拿起金牙司機面前的銀幣，丟到便當盒內。這個走了霉運的司機不情願地數了一下銀幣，掏了張百元紙鈔給老

李。老李接了過來，輕輕塞進口袋內。其實輸贏對老李而言，根本不重要，不管他輸幾次，也不會虧了香腸的本。他心裏明白的很，來他攤子打香腸的人也不是爲了要贏他的香腸，他們只是爲了要擲骰子，過過賭博的癮。

「換我了。」胖司機推開金牙，伸手抓起骰子。

賭？老李輕輕地嘆了一口氣。當年他離開大陸而沒有帶自己的老婆出來不就爲了一個賭字？他賭著在兩年之內就會打回去的，但：一晃四十多個年頭了，這個賭注未免也太大了些。

一陣強風吹過，吹得攤子的陽傘搖搖晃晃。他抬頭望望天空，黑壓壓的一群鴿子正飛越馬路上空，振翼鼓翅產生的風聲，驚落了幾片櫻花瓣墜落地面。一隻麻雀自山的一邊反方向飛入鴿群，引起鴿隊一陣騷亂。

「西叭喇！」眾人一片歡呼。他低頭一看，四顆骰子全翻出一致的六點。

他用竹籤插起香腸，一支支地遞給司機們。這些司機像孩子似的，一窩蜂地在大蒜堆裏翻檢出長得順眼的大蒜，去了皮，一口大蒜一口香腸地咬著。他們蹲在路旁的紅磚道上，彼此促狹地說著笑話，還不時用舌尖舐著香腸尾端，小心翼翼地接著香腸內滲出的油。

老李望了望車站，翻了一下木炭。燒得通紅的木炭輕輕一碰便化爲無數個小紅點。火星從爐內升起，一接觸到外頭寒冷的空氣，即變成白色的灰燼，飄散空中。在車站等車下山的人，不知何時全被公車載走了。老李拿起毛巾擦了一下手，也蹲到司機們中間，靜靜聽他們談話。

矮個兒司機拿了根煙敬他，他婉拒了。並不是他不抽煙，而是受不了夜半的乾咳。四十年的煙癮，使他的肺已逐漸惡化。他剛開始倒不在意，但是胸口越來越強烈的痛楚使他明白，自己的身體不再像以往硬朗。他對煙產生恐懼，並不是擔心自己的健康，而是害怕在半夜裏咳醒。他試著戒煙，但多年的習慣使他總戒不乾淨，只能儘量少抽而已。

在聽著司機聊天的時候，老李的眼睛還是一直注視著對街的公車站牌。這些司機都知道他有這個習慣，卻不知道爲

什麼。他們雖然充滿好奇，但是一到下課時間，他們一個個載了學生和遊客下山，所以儘管他們知道老李在等待著某件東西或某個人，但是始終沒人真看到他等到了什麼。

對於老李而言，他這一輩子幾乎都在等待中度过。黃昏的時候等待黎明，冬寒的時候等待春暖，葉落的時候等待花開，戰爭的時候等待勝利，撤退的時候等待反攻。反攻的希望破滅之後，他試著和大陸的妻女聯絡，透過香港的友人把信輾轉寄到大陸，等待著回音。

等待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？老李心裏明白得很。結果是如何，他從不在乎，他只是藉著蘊含在等待中的希望，讓他好過一點罷了。

學校下課的鐘聲傳來，和平常不同的是，車站上除了幾個要下山的遊客之外，並沒有出現下課的學生。他望著對街站牌旁的櫻花出神，直到一個司機叫了他幾聲，他才驚醒過來。

「老闆，在發什麼呆？」

老李笑了笑，沒有回答。

「他在想老婆吧？」另一個司機調侃他。眾人大笑。

公車站等車的遊客漸漸多了起來，天色也慢慢昏暗。司機們停止談笑，扔掉手中香煙開始招攬客人。矮個兒司機揀到四個客人後，把車子緩緩駛出空地，經過老李身旁時，把頭鑽出窗外說：「有時候真搞不懂你，學校今天不用上課，學生都放假回家了，你還來做生意？」

老李還是笑了笑，看著他們一個個開車載了遊客下山。山上的人又漸漸稀少，霧卻隨著漸漸陰暗的天色，悄悄聚攏。櫻花在迷濛的霧中，散發著奇特的美。這美是淒迷的，隱約蘊含一絲清苦。

他回到自己的香腸攤上，扭亮了攤上的小燈，把新炭添入爐內，猛搖鼓風爐，炭火又雄雄冒起火舌。寒冷的空氣令人難受，他沒有再烤新的香腸，把雙手放在爐火上烘著。他整個身子因這冷暖的衝突，劇烈地抖動了一下。

一陣風吹起幾瓣櫻花，地面上被遺棄的大蒜皮也被風捲起，在空中飛舞著。櫻紅的花瓣是一隻隻的鳳蝶，薄如蜻蜓的蒜皮是白粉蝶。鳳蝶和著粉蝶在風中打了幾轉，一起消失在薄霧中。他望著被風吹散的櫻花和蒜皮，突然感到一陣孤獨，一陣傷痛：他不願再想下去，把視線收回到對街的站牌下。對街依然冷清，站牌下只有揮之不去的霧。

一隻瘦狗搖搖晃晃從黑暗中鑽了出來，嗅到香腸的味道，便在老李旁邊來回走著。他隨手拋下一條烤熟的香腸。瘦狗走到落在地上的香腸旁，嗅了嗅，咬了一口，然後張嘴幾口便把香腸吞進肚內，牠又回到攤子前，用一種哀求的眼神看著老李。

他看著坐在他面前的老狗。這隻狗瘦得腹部整個凹了進去，肋骨一根根浮現出來，毛也因皮膚病快掉光了，是隻人見人厭的癩皮狗。老李看著牠，心裏倒湧起幾分憐憫。他又抓起一根香腸，用力向遠處扔去。這次牠不等香腸落地，便衝了過去，叼起香腸跑到電線桿下，四處張望警戒著，然後慢慢享受佳餚。

老李安祥地看著瘦狗。要是平常，他絕不會把要賣的香腸丟給狗吃，一方面是怕客人看了不自在，另一方面是今天



根本沒有什麼客人。黃昏的山上，除了幾個縮頭縮尾，匆匆經過的路人之外，看不到什麼人影。然而，他卻沒有回家的意思。

他拉開抽屜，拿出那包織成一團的香煙。他的煙癮又犯了。他點上一根煙，在寒風中靜靜吸著。

等待？他到底等待什麼？他打心底迷惑了。老李無意中又觸及到胸前的那張紙，他把紙掏了出來，輕輕攤平。這是他等了四十年的音訊，費盡了心血才輾轉由友人手中得到的家書。當瀾漫著薄霧的山崗，因夜的來臨而更加昏暗，他的心也再度灰暗起來。

他深深吸了一口煙，腦海裏浮出了自己妻子和女兒的影像。四十年來他所保持的，仍是那個戰亂時代的印象，印象中的妻子正年輕，女兒也只有幾歲大，這個記憶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推移而衰退。他嘆了一口氣，拿著煙的手靠在嘴上忘了移開，從嘴裏吐出的煙熏得他自己的眼睛有點難受。他揉了揉眼睛，把煙屁股彈炮在地上的落葉之中，再度嘆了口氣，把信放回衣袋，他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沮喪，也許和他的等待有關。漫天大霧裏，香腸攤的小燈泡特別顯得微弱而孤獨……

「伯伯！伯伯！」一個小女孩的聲音傳來。

他不知道等了多久。聽到這聲音後，他抬起頭，四處張望著。一個繫著兩根辮子的小女孩，正橫過街向他跑來。他伸開雙臂，一把抱起女孩，讓她在自己的臂彎裏坐著，喜孜孜地用下巴的鬍根磨著小女孩幼嫩的臉頰。小女孩高興地親了他幾下，笑著說：

「伯伯，這兩天怎麼沒有來呢？人家好想你哦。」

「伯伯生病啦，伯伯快死掉了。」他逗著小女孩，欣喜之情洋溢在臉上。

「不可以，伯伯不可以死！」小女孩認真地在老李的胸前捶打著。「萍萍愛吃香腸，所以伯伯不能死！」

「萍萍，不要亂說話。」萍萍的母親說，她手中提著大包小包的東西，正笑著走過來。

「今天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呢？」老李抱著小女孩問。

「哦，我接萍萍下課後，繞到超級市場買了點菜。今天是萍萍她爸爸的生日，我想做幾道菜慶祝一下，沒想到這一買便忘了時間。你看，現在都快八點了，看來晚餐要變成宵夜了。」少婦愉快地說。

「伯伯，爸爸今天生日，你一起到我們家吃飯好不好？」萍萍抱著老李的脖子說。

「謝了，伯伯還要做生意哩。」他一手抱著萍萍，一手拿起鐵鉗，在架上烘烤著香腸，揀了幾支烤得紅亮亮的香腸包了起來，塞到小女孩的懷裏。「帶回去，算是伯伯給妳爸爸的生日禮物。」「哎呀，這怎麼好意思！」少婦婉拒說。

「收起來就是了，萍萍喜歡吃這個。」老李笑著把萍萍放下來：「萍萍，該回去了。」

萍萍在老李臉上重重地親了一下，讓母親拉著她的手，邊走邊跳地朝回家的方向走了幾步，突然回過頭喊著：「伯伯，你明天還要來啲！萍萍陪你一起賣香腸。」

老李看著這對母女消失在黑暗的霧裏，心中卻存了一點溫暖的感覺。在茫茫的霧中，他似乎看到自己的老婆和幼女

出現在他的面前。但是這個幻象瞬間又破滅了：自己的妻女不是早已不在了嗎？

他怔了怔，緩緩地收起陽傘，把一些零碎的東西放進袋內。忽然間，他想了一想，又把那封信拿出來，看了一眼，丟入火紅的爐火中。信紙冒出長長的火舌，瞬間化為灰燼。他癡癡看著爐火，感到喉嚨中似乎被什麼東西哽住了。他開始咳嗽起來，半彎著腰，咳得相當厲害，整個身體劇烈的搖動起來。有如強風颳過的櫻花樹，瑟瑟顫動。

他咳著咳著，喉中一股腥熱的東西自口中湧了出來。他慌忙拿毛巾去接，卻來不及了。他抬頭四望，山上一片寧靜，霧依然靜靜地瀰漫著整座山崗。空空蕩蕩的公車站沒有半個人，只有地上一點一點的血印，如櫻花嫣紅的花瓣，於霧中綻開在冰冷的土地上。

他揩揩嘴，收拾好最後一些東西，跨上腳踏車，搖搖晃晃下山去了。